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 
第二十九回 看龍舟儲君驚失 渡懷江吏部欣逢

當下高安不敢逆命，勉強隨駕。太子改裝，高安僕役相隨，一出府門。高王爺眾將等並不知覺。一到河邊，只見鑼鼓喧天徹耳，數口龍舟錦繡繡幃，飛渡奪目，飛揚往來興鬧，好生慶致。太子欣然要僱舟渡。高安上稟：「殿下不免下落戰船大舟，未知可否？」太子曰：「下戰船須穩當，只恐眾將士得知。高王伯等定然勸止，難以渡游。」高安只得領命僱取一舟而下，揚帆遍處游耍。只見龍舟大小齊出飛渡，鼓鑼響鳴，浪擁滔天。正興鬧間忽見烏雲四起，暴雨條然大至淋漓，風狂浪作。男女舟各各灣札不及，一大浪已將舟人及高安打下浪中，只有太子在船中昏迷倒伏。舟船恰似水浮蓮花，隨著順水漂流而去。單有高安在水搶得木棹一枝，扳扶而登崖岸。混身透濕，一望滔濤，不見了太子，心切悲哀不止。想來漁翁被打下水中，一小小舟船並無槳舵，殿下生死未卜了。怎生回報高王爺？想來左右一死？不免即死於水中，以了一生也罷。又細想來，殿下出遊耍時並無一人知覺，猶恐眾位藩王找尋不能，怎生了局？不免回關報之明白，請死未遲。即忙跑歸王府，直奔至銀鑾內殿。有高王爺三帥並眾文武在此議事，只得探身進去。高王爺一見即曰：「高安緣何混身透濕，是何緣由？」高安見問流淚曰：「高王爺小人罪重千斤矣。殿下千歲苦逼小人往看龍舟競渡。又不肯下戰船隻，恐王爺等得知不允，壓逼小人隨駕。不想上晝平風靜浪，方才一刻，大雨狂風波浪一作，倏忽間樂人並漁舟水手打下江心，太子不知去向。速懇王爺命人駕船尋覓。小人特來請死。當時只欲即死，惟恐眾位王爺未知殿下來歷耳。」高王爺未聞說完即氣倒金交幾下。眾文武大驚救蘇。陸公子嗟歎曰：「大事去矣。」高王爺復回大罵：「狗奴才，有多大本領保駕殿下，還不稟知。今日太子未知生死，倘有失誤，將汝九族鏟除不足以盡其辜，還不得眾文武之主。好生可惱。」高安叩首曰：「非小人敢膽保駕，不稟命眾王爺。只因千歲爺不准稟明，責罵小人，不得不遵。」說畢滔滔垂淚。高王爺怒氣重重喝令：「押出斬首，然後尋覓殿下。」劉迪曰：「王爺息怒。此事非是僕人膽大不稟明，擅敢隨駕。只因殿下立心頑耍。倘稟知，眾人勸止。故不與稟知。不免待將占卜一課，便知休咎矣。且請赦卻令僕，以免冤屈此人。」王爺曰：「請軍師占卜響，以安眾心。」劉迪曰：「末將領命。」即將卦象排開。一刻占算，半晌曰：「山水蹇卦。其象逢凶，主有水災之厄。變卦不妨，不出三月之久可逢合矣，並得三賢臣為我之助。不妨，此卦逢凶化吉之兆。但今即自君臣阻隔三月耳。」眾文武大喜安心，想來軍師卦象屢准。當時高王爺只得赦了高安，喝退出此僕轉換衣裳不表。

有王爺發令長子高耀宗改裝，駕舟於東方尋覓。又命孟強於西河駕舟尋覓。孟彪駕舟於南方找覓。侯拱駕舟於北方找覓。四路駕舟。又於陸路四方差人密訪。有殿後眾位娘娘一聞失去太子驚慌無措，日夕不安。陸氏夫人多方勸解。石娘娘等掛心切切，夜夜焚香，頂禮天地，告禮上蒼庇佑按下慢題。

再說太子坐在無槳櫓之舟，被風吹打而去三日三夜，昏迷略省。只見滿江舟船來往，不知那方地頭。只覺得腹內饑渴難當，只得大呼喊救。不覺又順風一里之遙，驚動著一致仕歸田吏部，大忠臣寇元也。他在家探望親人，正在駕舟而回。聞人喊叫之聲，推窗一觀，見一小小漁舟內有青年之子。不像個打魚蛋之人，堂堂一表。此舟並無槳棹，遠遠順水流來。寇爺吩咐水手：「將此小漁舟拖帶牢，待老夫問話。」舟人領命。見小舟衝來，將鉤篙扣搭下。命家人：「請此人過舟。」家人領命出船艙口稱：「此位青年緣何在江中喊救？獨自一人，又無水手，卻是為何？吾家老爺請汝過舟一問情由。倘有甚冤情，吾家老爺乃忠良剛正之輩，可能與汝伸冤，救搭於汝。」太子聞言暗暗喜曰：「如此得遇恩星矣。」即隨家丁過舟拜見此位官長。細看之，官員年高七旬餘，五綵長鬚絲絲銀白，雙目澄清，威嚴凜凜，好一位貴官。太子倒身下跪，得蒙大人相救落難之人。請問大人是何高官顯爵？寇爺曰：「吾非此處現任。本官乃浙江金華府人，罷職吏部天官寇姓也。前月遠至此省，要來潼關有事尋訪一人。汝一青年人，緣何墮落孤舟喊救？有甚冤情抑或被狂奸所害，訴說明白，老夫可以傳知本土官員與汝伸雪。」

太子聞他說出寇吏部來，喜從天降曰：「原來恩父，今日不意重逢，孤之幸也。」寇爺聞言大驚，曰：「汝緣何自稱孤身？請問足下高姓大名，切不可藏頭露尾。」太子聞言不覺垂淚曰：「恩父難道忘記了，八年前事？認吾為長子，交家人周勇逃之兒不成？」寇爺聞言，一驚一喜。頭一搖曰：「且住。」即命水手人盡行退出。低聲：「汝即慈雲殿下，有何為憑？」太子即揣懷中取出陸後娘娘血詔。寇爺讀畢淚珠一行曰：「不想卻數年，殿下已得長成。且下坐待老臣一拜，以盡君臣之禮。」太子曰：「恩父差矣。昔蒙救搭，自少鞠育長成，恩闊天地之大，豈敢受卻恩父之禮。」寇爺又曰：「請問殿下，昔日分離，寄托與周勇夫妻。近聞汝在潼關，與高勇東平王起義。吾心暗喜，故特遷至此，正要到潼關知會。汝緣何獨自飄零至此，獨困孤舟？且從一示知老臣。」太子見問含淚，一自逃出，周勇賈氏夫婦一年內盡皆歸世，並後一向流落，磨難將已載。餘次逢凶化吉，數結姻緣。一長一短盡情透說。不覺感傷淒涼，紛紛悲淚。寇爺聞說到傷心之處，也忍不住雙目淚流，勸解殿下免愁煩。太子應允，又問及，「恩父，近日母親愛弟安康否？」寇爺曰：「荊妻近日頗安，孩兒也在習文用武，頗遵家教。今請殿下到吾寒舍，以遂荊妻、孩兒念切之情。相會過，然後一同到潼關，未知准否？」太子曰：「孤豈不念恩母、愛弟別後情懷？定必相會過再回潼關。但未知此地何名？」寇爺曰：「此地仍屬潼關，向地隔府隔縣了。在舟往六七天之遙，可到潼關。」是夜於舟中備酒，解纜行舟，一程敘談。

暢飲之間太子又問及寇爺緣何致仕歸家，抑或與奸臣不睦。寇爺將私放太子，被惡舅出首。聖上執責，後得潞花王父子保救，並加升吏部。只自見朝政日非，奸臣當道，是以辭官告假。一長一短說知。太子含愁曰：「滿朝文武非少，只有恩父乃忠義賢臣，不顧身家，赤心為國耳。至於奸佞滿朝，忠良盡退，此事實由先王之不明也，寵用龐家父女。想來當今乃明哲之君，奈何太后當權，故屢有征伐之師，又屬龐國丈唆謀。孤今一身漂落流離，奔走多方，但未知何時歸朝。」寇爺曰：「殿下勿憂。幸今汝君臣同敘潼關，已有根本之地。即龐賊父女有兵妄動攻征，無非枉送軍兵性命耳。豈能為殿下之害。況動兵之意非出當今聖上之旨。料他出兵不久，那時會同眾外藩王殺回朝，龐賊奸黨豈能逃遁。」此日君臣談論多言，不覺行舟兩天，方抵沔池縣。

一到府灣船，君臣登岸。有寇杰公子聞報父親回府，即忙出迎，曰：「請問嚴親大人，此位是何人？」寇爺曰：「我兒不別多問，進府堂自知。」當日父子三人進至內堂。太子曰：「方才此位少年是愛弟否？」寇爺曰：「然，是吾兒寇杰也。」轉聲命：「我兒速來參拜殿下千歲。」寇杰未明其緣由，寇爺將前事一一說知。寇公子大悅曰：「原來殿下千歲。向日父親所言殿下出奔，令臣職懸念情深，何幸今天敘會。不知駕到，實有慢君之罪。禮畢，正要下跪行君臣大禮，太子雙手攙扶曰：「孤與弟須屬君臣，自蒙恩父搭救，恩義千斤，弟兄之間彼此念懇切，不敢以君臣名分，即便愛弟盡禮，心實有不安。」說罷不覺淚下沾衿。寇爺見太子如此仁愛，不覺惹動悲懷，嗟歎曰：「以殿下如此仁德，上天豈有不錫祚而成？」當時弟兄見禮。又有家人報進內府，有馮氏夫人喜悅揚已急步出堂相見，滿堂喜色，少不得是夜酒筵慶敘。將有二口太太子陳提起要往潼關。馮氏夫人撫育太子已有七八載，今一見會，喜而不欲言提起再別去，心有戀而不捨之情。苦苦挽留。太子見寇爺夫婦恩德厚情，亦不忍言別。擔擔擱擱不想已有兩月多天。太子弟兄二人閒中無事，天天在後花園演武。寇公子箭法精奇，太子拳藝精通，二要頑耍而相較習。

正在興鬧，忽一天有家人報進內堂啟稟：「大人，老僕今天進府城買雜物，只見府城內外分核查。但言國師卦占出殿下千歲落在本府沔池縣，是以挨戶日確查要拿捉殿下，特此稟知以告寇爺。」太子聞言大驚，曰：「恩爺，如此兒在此地難以駐足了。前時驚弦已多，每每有小人出首。不免待孤獨自行走，以免累及恩父一門，方才無礙。」寇爺曰：「豈可殿下孤身跑走，臣放心不下。不免僱一大舟，將一眾男女家口共往潼關，假作奉旨起復回朝，所經地頭方不敢盤查。」太子曰：「此乃妙不過，共敘於潼關。只恐路途有阻，禍及滿門耳。」寇爺曰：「那里計及許多。臣主意已定，准於明日僱舟起程。」是夜休題。次早男女下船，先將金銀貴重之物遷下舟船，各賤物不帶，封鎖固。當時搬運什物，內有玉石屏一座。一家人名寇成，搬下失手打碎於階前。寇爺觀見怒曰：「蠢鹵奴手，不小心！此座玉石屏乃三代傳留以來，今被一朝毀壞，令人可惱。如此不細之人，用汝不著。」吩咐逐出。

當時逐去家人，各各男女下船揚帆而去。有寇成心懷不忿，「可惡老頭兒，只因打碎玉石花屏將吾迸逐。也罷，不免到沔池縣報知，捉拿老賊一家，方消此恨。」是日一程跑到縣首，擊鼓通報。

再言知縣刁文盛，是龐國丈家人。只因辦事得力，龐國丈喜歡，故放他出來做此沔池縣。剝削民財不少。今得此人報告，滿心大悅曰：「倘於此功勞，一二品前程穩當矣。且留下此出首之人。」知縣想來官卑職小，寇吏部勢大赫赫有名，難以拿得太子。不免會同姚統制，新任程巡撫，一起起兵追趕上，方得無礙。是日刁知縣即親登程，帶同差役先到江口統制衙。此人名姚秉忠，昔日姚鐵頭之後，奉龐太師之命把截江口。是日得報，即點精兵五千，會同刁知縣同往程光按院府衙而來。程爺自從回任、太子去後，往巡懷慶府。後聞太子到潼關起義，正要打點往潼關會合太子。此日聞報懷慶都統制合同知府到來請見，心中疑惑不定，不知何事。此刻文武不統屬，須程巡按職分略高些，少不免分別賓主開中門迎接。進禮畢，程爺曰：「未知將軍、貴府到來有何商議？」姚統制二人曰：「無事不敢驚擾大人？只有國師占卜出殿下落在懷慶府，果也應驗。如今現且落在寇吏部府中，今已沿船出海。故今興兵追趕，特請大人同往押解回朝，交於國丈請功。」程爺聞言暗暗嚇驚，想太子緣何又落在懷慶府寇吏部府中？何也？想來不免同往，見景生情，救脫太子為上策。假作喜悅，即曰：「交印令與部屬同行。」未知太子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